



登高贊

浙江人民出版社

登高贊

短篇小说集



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

征文選

浙江省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
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 征文辦公室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2.11. 杭州

董 高 贊

短篇小说集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8

1972年11月第一版

197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72—2·22

定 价：0.28元

前 言

今年五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要认真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努力实践《讲话》，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自觉性。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使文学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发出了关于“举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征文”的通知。自征文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各条战线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积极进行文艺创作。一个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一支革命化的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文艺创作队伍在逐步成长。

现从这次征文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里面，挑选了一部分，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故事曲艺、歌曲、美术、摄影等分类编印成集，陆续予以出版。由

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编辑出版方面，还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一项长期和经常的任务。希望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继续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向前迈进，为进一步实现毛主席“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伟大号召而努力。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五月

目 录

剪羊毛	富阳县	征文办公室文学创作组 礼源公社业余创作组	(1)
登高赞		福 度	(12)
两个饲养员		金华县 金 沙	(24)
一篇批判稿		青田县 陈送策	(35)
高革新		杭州磁性材料厂 薛 颖	(45)
管水员秀梅		安吉县 聂征夫	(54)
本份工作		嘉兴县建设供销社 杨祖云	(64)
满师之后		绍兴蓄电池厂 朱振国	(75)
交账		奉化县 岩 人	(90)
彭如木		兰溪县 徐 迅	(99)
塞外春花	浙江省支边知识青年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	禾 菱	(108)
南湖种子	浙江省支边知识青年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	肖 甲	(124)
小勇		长兴县 许鹿丰	(131)
海燕		奉化县 竺乾威	(145)

剪 羊 毛

富阳县 征文办公室文学创作组
礼源公社业余创作组

一

县委召开的畜牧工作会议一结束，白云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畜牧场负责人李火根就匆匆地上路了。他展望着沿途一幅幅“农业学大寨”的壮丽图景，不觉热血沸腾，心潮起伏：会上，县委陈书记表扬他们大队的高山畜牧场办得好，使得瘦田变成了好田，闯出了一条在高山冷坞夺得粮食、茶叶高产稳产的新路。会议结束时，陈书记又关心地问起场里的两只良种绵羊。提起这种羊，实在叫人喜爱。它的特点是体大、毛厚、肥多，是外省新近培育的优良品种。县里特地把它给白云峰饲养，目的是为了积累高山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加速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李火根穿过山脚下一片密密的竹林，又翻上一座小山岗，在一株挺拔的苍松旁停了下来。他抹去脸上的汗水，脱去外衣，敞开布衫，又弯下腰去，紧紧草鞋绳，缚了缚山

袜，自言自语地说：“地作热，天作雪，这天气实在热得不正常。”他抬头仰望高耸入云的白云峰，单凭着不同的颜色，就能分辨得出那是茶叶，那是麦子，那是草子。“嗨！这畜牧场一办，去年就出了近十万斤栏肥，稻谷、茶叶都增了产，真是深山冷坞飞出金凤凰啦！”李火根想到这里，感到浑身都是力量，脚步更快了。他急匆匆地来到一个山坡上，与正在劳动的社员打了个招呼，大步走到老队长跟前，说道：“北方有股强冷空气南下，今天后半夜就要影响本地，山上新试验的茶苗要尽快做好防冻工作。”

“我们已接到公社的通知，这点活干完，马上上山！”老队长直起身来回答。

“好！”李火根抹了抹脸上的汗水：“那我先上去，把畜牧场的防冻工作与民强、张大伯他们安排一下。”说完，迈开虎步，直奔畜牧场。

这时，畜牧场青年饲养员李民强，穿着单布衫，正把一只良种绵羊按倒在地，飞快地剪着羊毛。他剪一会，便伸手抹抹脸上的汗水，不一会，就剪完了一只。他转过身，又在另一只羊身上剪了起来。正剪着，张大伯从山上割羊草回来了，见此情形，把羊草筲一抛，一步冲上前去：“怎么、怎么？你剪羊毛啦？！”

“张大伯，快检查检查，我第一次剪羊毛，符合标准吗？”李民强兴高采烈地说，话里充满着自信的口气。

“你发疯啦！”张大伯跨上一步，一把夺过民强手里的剪刀：“哪里到剪羊毛的时节啦？”

李民强呆了呆，又霍地站起来说：“你穿件单布衫还出汗，羊毛还勿好剪？”

“春天孩儿脸，一日变三变，万一来了寒潮怎么办？”张大伯的口气，比前缓和了一些。

“热了好几天了，今天越加热啦！天上云都没有一丝，还会有寒潮……”

这时，李火根来到了畜牧场门口，听到里面有吵声，一步跨了进去，一看，心里一怔：“怎么剪羊毛啦？”

“他到山下挑饲料回来，问也不问，就自说自话把羊毛剪了。”张大伯既是批评民强，又算是向火根汇报。

李民强瞪了大伯一眼：“我喊了你几遍，没喊着。”稍停一下，又申辩说：“我看山下都在剪了。这样热的天气，羊身上一出汗，羊毛变了质，要影响集体收入。万一两只羊热出病来，那问题就更大了！”

李火根听到这里，心头又是一怔。心想，民强到畜牧场才几个月，平时是有点自说自话，但是碰到大事情还是不敢自作主张的。可是，眼下这件事却与以前大不相同，民强不仅独自做了，而且还能讲出一番道理来……，想着，他摸摸两只良种绵羊，又看看李民强，若有所思地说：“民强，三春的天，变化无常，据气象站预报，今天晚上有寒潮来呢！”

“今天是热得不正常嘛！”张大伯也补充了一句。

“寒潮！清明都要到了，还会冷到哪里去……”民强低声嘟囔着。

“火根！火根！”老队长的喊声打断了民强的话。前来

护茶苗的男女社员也先后涌进了畜牧场。人们看着那两只剪去了毛的良种绵羊，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怎么，羊毛剪掉啦！”

“晚上来了寒潮怎么办？”

……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地主分子李世昌听到畜牧场里吵吵嚷嚷，便加快脚步，走了进去，挤进人群搭讪着说：

“咳！这里山高天气冷，羊毛是还勿好剪咯！”

这时，李火根的眼光扫了过去，他赶忙把头一偏。

当下，李火根紧紧腰里的大手巾，一字一句地说：“好吧，剪就剪了，让它们受受寒潮的锻炼，增加一点抗寒的能力！”

二

白云峰大队高山畜牧场的发展壮大，是经过激烈斗争的。

那年冬天，李火根带领社员在白云峰劈山垒石、造地改田，第二年，为解决向高山运肥的困难，大队党支部决定在白云峰办畜牧场，养羊积肥。这个消息传出后的第三天清早，地主分子李世昌的老婆突然哭天哭地起来，说昨天夜里来了一只野兽，把他家的一只羊拖走了。一时，李世昌的羊栏边围了好些人，人们看到羊舍壁上露出了一个大窟窿，菜园地里留着一串模糊的脚印和几点血迹。当时，群众中议论纷纷，有的人认为地主的羊拖走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可

是，李火根对这件事却特别关心，他说：“这件事与我们关系很大，这只野兽要是不抓住，以后还会来拖我们的羊呢！”他心里想：为什么早不拖迟不拖，偏偏在大队要到高山办牧场的时候来拖；东不拖西不拖，偏偏又拖了李世昌的？联系到当时有人说什么“村里的羊野兽要来拖，山上养羊，连羊骨头也看勿到”，他似乎闻到了一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于是，他紧紧依靠群众，经过一番调查，把这件事弄得水落石出。原来，李世昌三天前就偷偷地把羊卖掉了。以后又制造假象，妄图以此吓唬群众，阻碍羊群上山，破坏高山畜牧场的建立。

.....

这天晚上，畜牧场建立以来的斗争场面在李火根面前一一展现。他在小油灯下，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联想起围绕这两只良种绵羊的斗争，自言自语地说：“兽过留迹，雁过有声。这剪羊毛的后面说不定还有文章！”

春天的天气说变就变。霎时，阵阵北风发出惊人的尖叫，吹得草屋咯咯作响，树木摇晃不停。李火根一把拉开门，冲向羊栏。羊一听到人声，发出咩——咩——的叫唤。那对良种绵羊的身上，虽已捆着棉絮，可还蜷缩着身子，嗦嗦发抖。它们听到有人走来，昂了头，低沉地叫了几声。李火根听了，心里象刀绞一样痛。想了一下，转身就跑。

雪花在山风的呼啸中，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李火根挟着一条棉被蹬蹬地跑进羊栏，把它轻轻地盖在羊身上。突然，他看见门口一亮，便警觉地喊了声：“谁？”

“是我，火根。”张大伯披着雪花，也挟着一条棉被来了。李火根心情激动地说：“你去困吧，这里有我照应。”

“我一听介大的北风，晓得天变了，起来看看。喏！又是你比我早。”张大伯说着，也把棉被盖到羊身上。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民强大步跑进羊栏。火根高兴地说：“民强，你也来啦！”民强好象没有听见，双眼盯着两只良种绵羊。只见它们躺在稻草上，身上盖着棉被，四只绿莹莹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仿佛在责备他。他象木桩似地立着，闷声不响。李火根轻轻地把他拉到身边说：“民强，羊不要紧了。你倒说说，今天剪羊毛，是怎么起的意？”

“火根大叔，我错了。”民强低着头说。

李火根语重心长地说：“错了不要紧，我们来找找错的原因嘛！”

“对！找到根子，可以吸取教训。”张大伯插了一句。

“这都怪我不懂生产知识，对山上的气候变化不清楚。”

“还是说说你是怎么起的意吧。”李火根又重复了一句。

到底怎么起的意？是该想一想。

那是中午的事情。民强下山挑精饲料，凑便在家里吃中饭。因天气闷热，捧着饭碗走出门来。只见隔壁的李世昌正走出自家的大门，见了民强，忽又转身进屋，好一会，才走

出门来，放大喉咙说：“成龙娘！介好的太阳，剪下来的羊毛快拿出来晒晒！”一会儿，地主婆果真捧出一米筛羊毛，搁到矮墙上。见此情形，民强心头一动，脱口问道：“你家剪羊毛啦！”李世昌恭恭敬敬地说：“天介热，连件单布衫都穿勿牢。羊嘛，天一热也要出汗，出了汗，羊毛要变质，弄得不好，羊还会热出病来呢！”

李民强听到这里，忙回转身把饭碗往桌上一放，挑起饲料，三脚两步来到畜牧场，跑进羊栏剪起羊毛来……

李民强想到这里，感到这件事越来越勿对头。火根看着民强时红时白的脸，走一步把他轻轻拉到身边坐下说：

“民强，有话就讲吧！不要再闷在肚皮里了。”民强看着李火根既严肃又慈祥的脸孔，一把拉住他的手，内疚地说了起来……

过了一会，传来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张大伯快步走上去，打开门，原来是老队长来了。只见他挑着一篓木炭和一捆旧棉絮，笠帽上蓑衣上满是雪花。火根走上前去，一把接过老队长的担子，笑着说：“你想得真周到呀！”

“这是全体贫下中农的心意。”老队长喘了喘气说：

“火根，下午你布置的那件事，现在有了一些眉目。据王大婶揭发，吃晚饭时，听见隔壁李世昌与他老婆叽哩咕噜在说什么：‘……山上这小鬼上钩了，两只羊的毛剪光啦……’”

“这狗东西手段真毒辣！”民强愤怒地握紧了拳头。

“民强，听到了？高山的豺狼要防，可披着羊皮的恶狼更要防！”

民强双眼发亮，领悟地点了点头。

三

这天晚上，阵阵北风，惊醒了村南头地主分子李世昌。他披衣下床，打开窗门一看，只见大雪纷飞，不觉心头一喜，暗暗称道：好雪！好雪！一番苦心看今朝，真是天照应。李火根，你这个昔日我家的小长工，如今竟成了全村的当家人，还在白云峰荒山坡上开辟茶山，办畜牧场，今日里畜牧场越办越好，又添了杂交良种绵羊，农、林、牧大发展，高山冷水田也种出了千斤粮。看看这班“穷鬼”生活越来越好，好比是一支支钢针刺着我的心。咳！今天，李民强这黄毛小鬼上了钩，一场大雪，两只良种羊一冻死，钞票蚀脱好几百，这畜牧场呀，长不了！嘿嘿……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往床上一靠，正要脱衣睡觉，猛然想到白天在畜牧场时李火根的两道锐利的眼光，又使他打了个寒颤。咦！真是冤家路窄，偏偏李火根开会结束回来了，他会不会……想到这里，他急忙唤醒老婆，耳语几句，拿起剪刀，蹑手蹑脚地下了楼，向自己的羊栏走去……

第二天清晨，雪霁天晴，霞光照射着白云峰顶，银光闪闪。李火根先忙碌了一阵，把这两只羊安置得妥妥贴贴。然后，又向张大伯交代了几句，便和李民强一起大步赶下山去，准备把情况进一步向党支部汇报。刚走到山脚，碰到了老队长。老队长一见就说：“火根，王大婶又发现了新情况，我正想去找你。”接着，两人商谈了一阵。李火根把拳

头一挥：“好！就演一场好戏给他看看。”

这时，社员们纷纷出工了。他们见到火根，就围上来，关心地问起两只杂交良种绵羊的事。李世昌也夹在人群里探头探脑。民强一见李世昌，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一步跨上前去，手指几乎戳到了李世昌的酒糟鼻，猛喝一声：

“李世昌，你这只披着羊皮的恶狼，昨天，你给我乱嚼了些什么？”

李世昌一见是民强，就不动声色地说：“唉！都怪我过惯剥削生活，没有经验。我还以为现在可剪羊毛了哩！我那只羊的毛昨天也剪了……我对不起民强，对不起大家！”

听了李世昌这一套鬼话，社员们都愤愤地议论起来。王大婶刚要上前揭发，火根丢给她一个眼色。等大家静了下来，火根浓眉一扬，目光似两支利箭射向李世昌，说道：

“哼！‘没有经验’，李世昌，我看你的反革命经验足得很呀！今天，我只问你，你晒的羊毛是什么时候剪的？”

闻声，李世昌浑身一颤：“我……昨天中午，干活回家，看看天气暖和，就抓紧剪了。”

“真是昨天中午剪的？”

“啊！这哪有假的，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嘛！”李世昌仍佯作镇静地说着，话音刚落，他的老婆偷偷地溜出了人群。

“你昨天半夜里在羊栏里干什么？”王大婶早就憋不住了，大声地问。

“啊呀！真想不到夜里落起雪来，我弄了点破棉絮，给

那只剪了毛的羊缚缚，免得冻死。”李世昌话音哆嗦。

正在这时，传来一个尖声尖气的叫声，李世昌的老婆抱着一只羊扭扭摆摆地跑来，她一把拉开棉絮，露出了光光的羊身子，连连说：“你们看，你们看，不是都剪光了吗？”

顿时，人群中有人议论起来。李世昌看看这种情形，心里一阵高兴，假装瞪了他老婆一眼，大声说：“还不快回去，谁还会不相信！”

“慢！”火根大喝一声，一个箭步跨上前来，把一竹篮羊毛往李世昌面前一摆，愤怒地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李世昌一见是自家去年的陈羊毛，不禁倒退了几步。王大婶接上说：“你不讲，我来讲。昨天深更半夜，我看到你和你老婆一前一后溜进羊栏，呆呆地站了好长一会。你老婆说：‘算啦！算啦！他不见得会这样仔细。’你却说：‘火根这人眼尖心细，厉害得很，要防万一。’说完，就动手剪羊毛。剪好后，你还朝你老婆笑笑说：‘明朝有好戏看喽！’你白天晒的是这篮陈羊毛。是不是这么回事？”

李世昌连做梦也没想到昨天晚上神不知鬼不觉的事，会被知道得这样一清二楚，吓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在场的贫下中农，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咬下李世昌身上的肉。

李火根又逼近一步，厉声地问：“李世昌！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再问你，昨天当着民强的面晒羊毛，究竟是什么用意？深更半夜，把自家的羊毛剪掉，又是什么目的？”

这雷鸣般的声音，问得李世昌目瞪口呆，脸色苍白，额上黄汗直冒，双腿发抖，全身象是抽去了骨头一样……

民兵们押走了李世昌和他的老婆后，李民强走到李火根身旁，激动地说：“火根大叔，今天这一课上得好！”

李火根用喜悦的眼光看看李民强，又望望大家，激昂地说：“天气千变万化，可是阶级敌人的本性永远不变。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我们要建设大寨式的新山区，办好高山畜牧场，不仅要时时注意自然界变幻莫测的风云，更重要的，要处处注意阶级斗争的风云，纲举才能目张！”

.....

朝霞满天。山坡上，田畈里，人声鼎沸，银锄飞舞……